

古代诗歌史研究

——以咏侠诗为例

杨语诺

青岛大学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侠，是中国社会土壤中孕育出的独特的社会角色。“侠”字最早见于篆文，本意用以赞扬乐于助人，舍身取义的高尚品格，后来引申为身怀武艺、见义勇为的人，之后侠成为一类具有独特品质心性的人群的总称，作为文学作品的描写对象，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咏侠诗以吟咏侠客为主题，主要通过对古代、文人自身或理想中侠客事迹的介绍，抒发建功立业的壮志，寻求主体身份的最终定位。

【关键词】历史文化；诗歌史；咏侠诗

DOI:10.12417/3041-0630.25.21.056

1 历史上的“侠”形象及其文学化

在中国古代，墨子最早对“侠”这一概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释，其作品中的“任”与“侠”意义相近，两者有着同样的精神内核，《墨子·经上》中说“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1]“侠”正式出现是在《韩非子》中。《韩非子·八说》曰：“弃官宠交谓之有侠”^[2]。《韩非子·五蠹》中对侠进行了详细的定义：“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王官之禁”^[3]，这句话十分全面地诠释了“侠”这类群体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内核。《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对侠的定义是：“今游侠，其行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4]司马迁通过分析不同类型侠客，对“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等进行了肯定，有利于后世学者更好地理解侠客的形象特点和精神追求。

汉朝之后，不同学者出于自身立场，对游侠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界定结果产生了相应差异。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说：“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5]班固的关注点侧重于东汉时期游侠们不守法度、残害生命的不良行为，对其进行深刻批判。唐人吕向为《文选·东都赋》作注云：“游侠谓结交豪强也，轻死重义也。”^[6]吕向关注的是游侠好结交、重义气的特点。

总体来说，学者对侠这一形象的评价分积极和消极两种，消极评价集中于一部分侠客不守法度，做出杀人举动，扰乱治安；积极评价多称赞游侠乐于助人、爱惜名誉，具有自我牺牲精神。这些关于侠的评价使得后世文人能够更为完整地发掘侠客的性格特点，从而创作出更加全面和深刻的文学作品。

2 唐代之前的咏侠诗歌

关于咏侠诗的起源这一问题，学术界说法不一，蔡佑启先生认为荆轲所作《易水歌》“当属游侠诗的鼻祖”^[7]，对后世咏侠起到了情感上的引导意义。刘飞滨为汉代民间歌谣是“后世咏侠诗的基本母题”^[8]，游侠作为一股社会力量，最早出现于民间，因此咏侠诗也应该起源于民间，并以民间歌谣为最初形式。李晓芹认为“曹植的咏侠诗开后世游侠诗之先河”^[9]，将游侠诗成为文学现象的时间节点作为咏侠诗的起源。

两汉时期，任侠之风盛行，社会各阶层竞为任侠，《后汉书·党锢列传》曰：“轻死重气，怨惠必仇，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10]汉代歌谣在这样的历史土壤中产生和发展了起来，文人创作出了众多游侠民谣，如《闾里为楼护歌》《颍川儿歌》等，展现了游侠的行为方式，抒发了民间对游侠的称赞和批判之情，民谣形式简单，语言简略，但是咏侠诗由此发展起来。

建安时期，咏侠诗改变了其作为歌谣供人传唱的方式，正式成为一种文人创作的文学形式。曹植的《白马篇》是一篇兼具文学才华和英雄情怀的佳作。《白马篇》又名《游侠篇》，全诗刻画了一个性格鲜明、敢于赴死的少年游侠形象。曹植对少年游侠形象进行了细腻的刻画，描写层层递进，全诗体现了当时社会背景下儒家思想与侠文化的融合趋势，为后世以咏侠为主题的文学创作树立了典范。

两晋南北朝是咏侠诗的发展时期。两晋时期，文人模糊了对游侠行为举止的描写，更多侧重于借侠客形象抒发个人抱负，如阮瑀咏史诗中描写荆轲的诗作，赞扬了荆轲在烽烟乱世中保持勇气和义气，诗作通过描写荆轲去秦国前的悲壮氛围，

流露出对荆轲大功不成的叹惋悲哀之情，同时也寄托着自身理想难以实现的悲凉感。在南北朝文化繁荣的背景下，大量诗歌流传后世，其内容也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南朝社会的尚武之风，使得文人吟咏侠客更多出于抒情咏志的目的，如《少年行》《羽林郎》《长安少年行》等。北朝以咏侠为主题的诗歌创作较少，总体风格古朴旷达。

3 咏侠诗的鼎盛时期

初盛唐是咏侠诗从兴盛走向极盛的时期，诗人通过对古游侠的歌咏，寄托自身对游侠精神的仰慕和对功业的追求，这种理想追求与救济苍生、爱国爱民的信念相适应，使得古代侠客形象更加高尚。如卢照邻在吟咏古侠的诗歌《刘生》中，突出了刘生信守承诺、义薄云天的品质，同时赞扬了刘生以身报国、慷慨大义的英雄气概。

盛唐时期，国家政局稳定，文化政策开放，商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强盛的国力使得民众的民族自信心空前提高，大大刺激了青年人报效国家的积极性。这一时期，展现自身高尚气质和英雄气概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建功立业，二是任侠济世。相对于入仕和军功，更多人倾向于选择较为容易的方式，即任侠。因此，将爱国主义和豪侠气质相结合的英雄主义成为当时影响深广的潮流，并在开元年间达到顶峰。

这一时期的文人们，渴望通过建功立业证明自身的价值，因此对社会和政治有着很高的参与热情，积极投身于国家的建设之中。在盛唐的咏侠诗中，李白的作品无论是从艺术表现价值上，还是情感思想表达上，都独树一帜。据统计，李白一生写作了47首咏侠诗，其中直接反映游侠生活与诗人任侠情怀的诗有十余首，主要为乐府。

纵观这些诗歌，李白诗中少年游侠形象的魅力来自于两个方面——恣情快意的享乐和不畏世俗的暴力，天真的享乐主义态度展现出诗人的潇洒放纵，“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11]写少年的浪漫多情，“鞍马四边开，突如流星过”^[12]写少年的纵情潇洒。而暴力更多的是一种自由的展示，标榜自身高于规则的超脱，如“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写少年的血气方刚。在自身成长过程中，李白的咏侠诗创作对象逐渐由早期恣意潇洒的少年侠客，转变为后期有社会责任感的儒侠，他更多以古代游侠作为写作对象，形成了其咏侠诗中的另一类常见角色——古侠。

古侠，如信守承诺的延陵季子，乐善好施的鲁仲连，慷慨重义的高渐离，有勇有谋的朱亥、侯羸等。《侠客行》有句云：“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羸。”^[13]其歌颂的对象从少年游侠转变为建立了功业的侠客，侠在诗人们看来不再流于展现少年心性，更多的是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真正以个人力量担国家之重任。

李白对这类侠客的仰慕，不再流于对英雄主义的追求，而涉及到了勇担大任，报效国家的担当。李白咏侠诗中主要描写对象的转变，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少年时期，他借助否定社会秩序的暴力手段获取乐趣，追求自由恣意的生活方式，不拘于世俗，标榜个性的张扬。而融入社会后，李白否定了自身之前的处世态度，他希望得到君主赏识，作出符合社会秩序的行为，咏侠诗中的暴力与享乐元素减少，更多的是展现侠客为国为民的高贵品质。而少年游侠与古侠之间也不全是矛盾和冲突，如果缺少了社会规则的制约，少侠很容易成为作恶一方的恶人，欺压百姓，危害社会。如果缺少了快意潇洒的少年意气，古侠很容易成为拘泥世俗的儒生，缺乏生机与活力。因此，将少年游侠与古侠作为一个整体范畴，对于研究李白的人生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4 唐之后的咏侠诗

两宋时期，咏侠诗数量众多，且语言更加文人化。这一时期，战争连续不断，国家受到外族侵犯，民不聊生，激发了各个阶层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情感。一部分诗中描写的游侠同李白咏侠诗中的主人公有着众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武艺高强，潇洒恣意，嗜酒如命，任气杀人，但当国家遭敌人入侵时，游侠们奔赴前线，杀敌立功，报效国家。如陆游《金错刀行》中的诗句：“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其生死。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14]

另外，南宋时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享乐之风盛行，士人阶级追求世俗享受，这种风气使得宋代诗人对侠客的描写更加突出其个性中的潇洒快意，追求闲适的特点十分明显。《西京少年行》有：“西京少年儿，生长豪贵族。光浮两脸红，春留双鬓绿。常骑大宛马，多佩于阗玉。明珠博美姬，黄金酬丽曲。朝从咸阳游，莫向长陵宿。朱门人候归，夜夜然红烛。”^[15]再如文彦博在咏侠诗《侠少行》中写：“锦带佩吴钩，翩翩跃紫骝。垂鞭度永埒，挟弹过长楸。”^[16]这些诗歌展现出了少年游侠追求奢侈享乐生活，同时又怀有纵情潇洒、笑傲江湖的侠气。

元代，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文人的咏侠诗创作数量较少，诗歌大多基调悲壮，极具英雄迟暮的沧桑。王恽《义侠行》中有：“丈夫百年等一死，死得其所鸿毛輶。我知精诚耿不灭，白虹贯日霜横秋。”^[17]语调沉重，气氛悲凉，饱含为国为民的大义，慷慨大气。

到了明代，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理念，另外受外敌入侵、宦官专权等动荡因素的刺激，咏侠诗的创作再一次迎来了繁荣。王叔承在《侠游行》中写：“手搏仇心血满杯，胡姬送酒菊花。”^[18]李白在咏侠诗中也多次提到胡姬，如：“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19]；再如：“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且就胡姬饮”^[20]。这些西域女子多才多艺、鲜明生动，也更能衬托出诗人俊爽朗

健的精神、纵情潇洒的气质。

清初早期，封建专制统治十分强硬，咏侠诗数量较少。直至清末，特别是近现代时期，国家遭受内忧外患，各个阶级的爱国群众都在急切地寻求救国之法，游侠作为心怀大义的代表，再度成为文人们的描写对象。清代李式玉写作《结客少年场》：“弱冠慕游侠，结客燕赵间……叹息荆轲辈，负恩不复还。”^[21]开篇直抒胸臆，抒发了对燕赵游侠的仰慕，以及对慷慨重诺人格的重视，进而运用荆轲的典故，渲染悲凉的氛围。

5 结语

侠客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角色，其身上大多体现着轻利重

诺、为国为民等侠义精神，这种精神所代表的高尚人格和品质，归根结底就是诗人的最高理想和最终追求。作品中的侠客作为一种尚武的审美意象，武艺高强，身怀绝技，他们逍遥恣意，快意恩仇，救济百姓，为国效力，身上具有十分高尚的品质。而塑造这类侠客的文人，也可以将自身理想融入到侠客身上，在文字的世界中尽情驰骋，和侠客一起，享受建功立业、归隐山林的愉悦。因此，咏侠作品的创作，更多的是文人自身对个人理想和最高志向的探求。简言之，拥有对高尚品格的追求，渴望于民有利、报效国家的人，皆为侠。

参考文献：

- [1] 谭家健:《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 2009 版,第 78 页.
- [2] 《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卷十八,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版,第 241 页.
- [3] 《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卷十九,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 版,第 246 页.
- [4]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四,中华书局 2006 版,第 3183 页.
- [5] [汉]班固:《汉书》卷六二,中华书局 2007 版,第 3688 页.
- [6] [南朝梁]萧统:《文选》卷一,中华书局 1977 版,第 34 页.
- [7] 蔡佑启:《易水萧萧风气,引来壮歌连绵——古代游侠诗的滥觞暨流域初探》,《语文学刊》1999 年第 1 期.
- [8] 刘飞滨:《汉代的游侠与游侠歌谣》,《唐都学刊》2004 年第 3 期.
- [9] 李晓芹:《侠文化与曹植的游侠诗》,《阴山学刊》1996 年第 4 期.
- [10]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五七,中华书局 2016 版,第 2122 页.
- [11] [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六,中华书局 1977 版,第 341 页.
- [12] [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六,中华书局 1977 版,第 339 页.
- [13] [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中华书局 1977 版,第 216 页.
- [14] 全宋诗编委会:《全宋诗》卷二一五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版,第 24376 页.
- [15] 全宋诗编委会:《全宋诗》卷二七八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版,第 32958 页.
- [16] 全宋诗编委会:《全宋诗》卷三五九八,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版,第 43044 页.
- [17] [元]王恽撰,杨亮、钟彦飞点校:《王恽全集汇校》,中华书局 2013 版,第 1670 页.
- [18] 饶宗颐、张璋:《全明词》第三册,中华书局 2004 版,第 1237 页.
- [19] [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六,中华书局 1977 版,第 356 页.
- [20] [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六,中华书局 1977 版,第 342 页.
- [21]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七十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版,第 100 页.